

神劍伽藍

中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霓 旌 著

神劍伽藍

目 录

第十八章	买醉玄机	(373)
第十九章	三大护法	(398)
第二十章	高人一筹	(435)
第二十一章	黄金万两	(469)
第二十二章	六神无主	(502)
第二十三章	衡情度势	(527)
第二十四章	天绝怪叟	(553)
第二十五章	放下屠刀	(578)
第二十六章	相机行事	(607)
第二十七章	言面有信	(628)
第二十八章	心狠手辣	(647)
第二十九章	新春大吉	(687)

第十八章 买醉玄机

申无害很少为自己的安全担心。

有人说：森林中的豹子，有一种天赋的本能。

他不但可以嗅出各种野兽的气味，有时甚至还可以嗅出陷阱的气味。

所以，猎人可以轻而易举的捕住一头狮子或老虎，但是却很难捉住一头豹子。

申无害就像一头豹子。

他也有豹子嗅出陷阱所在的本能，当他来到洛阳的第二天，他便感到城外中气氛有点不对劲，至于究竟什么地方不对劲，他却又说不上来，他到洛阳来，原只是路过，但现在决定暂时留下。

他要找出是一些什么事情使他产生这种不对劲的感觉。

他要去什么地方，向什么人打听呢？

申无害每至一处，有两种地方，他只要有空，一定非去不可。

一是生意清淡的酒店。

一是十方杂处的城隍庙。

而申无害则很少放弃这种庙前漫步游览乐趣的享受。

年关将届，城隍庙较平时显得更热闹。

但今天申无害已失去往常那种欣赏众生相的心情，因为今天他是怀了目的来的。

他希望有所发现。

发现目一这座古城中到底有什么事不对劲。

可是，整整一个上午过去了，他什么也没见到，什么也没有听到，他听到见到的，只是人人都在为过年而忙碌。

庙前右侧有一个炸春卷的担子。

他慢慢走过去，要了两客春卷。

这个小贩炸的春卷味道相当不错，他吃光后，又要了一份。唯一遗憾的事，是没有坐的地方，他必须站着吃，而他最不习惯的事，便是站着吃东西。

他四下张望，想找个坐的地方。

结果，他坐的地方没有找到，却在无意中碰上了一双惺松的眼光。

在庙前石狮子的后面，坐着一名灰衣老人。

这老人看上去大约六十来岁，一件棉袍已经穿得又旧又脏，两只衣袖全是闪闪油光。

他大概在打磕睡时，忽然闻着了油炸春卷的香味，才忍不住往这边望过来，但可能由于身上不方便，他只向春卷担子溜了一眼，便又掉转面孔，望去别的地方。

申无害原以为这老人是坐在那里晒太阳，但他马上就发觉他猜错了。

原来在老人身前地面上，还铺着一条草席，草席上端端正正的排放着三顶半新不旧的帽子。

一种边沿微微向上卷起的小毡帽。

一个人会戴三顶帽子吗？

当然不会。

可见这三顶帽子，是摆在那里，待价而沽。

申无害心底不禁油然而生一股怜悯之感。

这三顶旧帽子，就是全部卖出去，也值不了几个大钱，别说养家活口了，单是一个人的生计，如果只靠这点生意，显然都难维持。

申无害忍不住伸手在脑后摸了一把。他如今仍是一身车夫装束，为行动方便，他这一身装束，迟早总要更换，说不

定他正需要这样一顶帽子。他何不过去

因此，他匆匆吃完春卷，向那老人摊前，他俯下腰，随意拿起其中一顶，合适，于是便向老人含笑问道：“这帽子”

那老人没有马上回答他，先将他上上下下眼，这才注视着他反问道：“是谁介绍你来的。”

申无害闻言微微一愕，不过很快的他便明白了这件事。

他的预感没有错。

如果他像一头豹子一样，已经嗅到了什么特别的气味，那么，那种使他感觉不对劲的气味，也许就是从这三顶帽子发出来的。

底下他应该怎样回答呢？

如果他有时间想，也许想上一整天，他也无法想出一句适切的话来回答，所以他只好不假思索的低低答了一句：“尸狼皮青！”

这是他临时唯一能够想到的一个人名，他只希望对方问的是一种特定的切口，同时希望对方听说过尸狼皮青这个人。

还好，只见那老人居然显得很满意的点了点头道：“好！拿一顶去吧！记住准备五百两银票，最好是大通钱庄，今晚天黑以后，三星酒店取齐。”

申无害不敢多作逗留，拿起那顶帽子，转身便往庙外走来。

他先去城中大通银庄打了一张五百两一的庄票，然后就在那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三星酒店附近，找了一家小客栈，要了一个房间，盖起被子，蒙头大睡。

天黑了，栈中伙食依言将他喊醒。他结了店帐，便出栈向只隔一条街的三星酒店走去。

他抵达时店中已经坐了五名酒客，这五名酒客，人人都

帽子，看来实在滑稽之至。
一副空座头坐下之后，店中那个跑腿伙计更替他送上一大壶酒和两碟小花，他在桌上多重的银锭子，那伙计只好哈腰说了一声，银子塞进荷包，根本没提找零的事。
第二天的第二次豪举。

先以五百两银子答应买下一顶旧毡帽，如今又为只值几分银子的酒菜付出了二两多银子。

他本想伸手去拿酒壶，但以眼角一扫另外的那五个家伙，他的一只手忍不住又放下了。

这时只见比他早来一步的那五个家伙，全都抵着重面孔，坐在自己的位置上，面前的酒菜，谁也没动过。

同时，各人都已取出银票，压在酒壶底下，他只好如法泡制，也将银票取出，压在酒壶下，并且与那些家伙采取了同样的坐姿，将帽沿拉得低低的，正襟危坐，目不斜视，有如待审之囚。

就在这时候，店门口光线一暗，走进一个人。

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人。

因为这名青年头上也戴着一顶式样完全相同的旧毡帽，申无害起先尚以为这小子也是花了五百银子，来这里候教的，没想到小子一走进店中，便分别收去各人桌上那张银票，然后大咧咧的往店堂中央一站，背着双手，两眼望天，像是在等待着什么一般。

申无害大感意外。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幕后主事者，竟是这样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

不过，这样一来，他的兴趣却为之提高不少。

五百两银子，不是一个小数目，六个人加起来，就是三千两整。

再说，现在店中坐着的这几个家伙，看上去都不是什么

好来路，这种人的银子，又岂是随便拿得的？

他倒要看看这小子平白收了别人家三千两银子，究竟能玩出什么花样来！

有人轻轻咳了一声。

那是靠近店门口的那一个家伙咳的，只见这个家伙在清过喉咙之后，像自语似的说：“大概在三年前，我挨了武当天清那个老牛鼻子一剑，这一剑几乎要了我的老命，有道是：君子报仇，三年不晚，所以这一次我一听几个朋友说起……”

申无害暗暗皱眉。

因为从这个家伙的口气听来，今晚这种聚会，显然只是这几个家伙为了私人恩怨，在请打手，代为复仇。

如果真是这样，他也凑在里面，而且一花就是五百两银子，岂不冤哉枉也！

他想到这里，真想马上站起身来，向那小子要回那张银票，拍拍屁股，一走了之。

不过，他转念一想，又觉得这样似乎不太妥当。

他忙什么呢？

别人的钱要不回来，他的钱难道还愁要不回来不成？

俗云“受人钱财，为人消灾。”

武当天清道人乃该派当今掌门三绝道人之师弟，是武当八子中有名人物，如果现在这小子为了五百两银子，竟肯一口答应下来，他藉此机会看看这小子是什么来头，不也值得？

于是，他定下心来，以眼角悄悄往店堂中溜去，看那小子在听了这个家伙的说话之后，有什么反应。

只见那小子像听得有点不耐烦，不待店门口那个家伙说完，冷冷截口拦着说道：“先说清楚结怨经过！”

店门口那家伙连忙改口道：“是，是，结怨经过是这样的，那一年秋天，正当我在老河口一座三宫庙里显灵……”

那年轻人微微一怔，忍不住转过身去问道：“你说什么？”

店门那家伙似乎有点不好意思，结结巴巴的道：“在下……一向……都是吃的这一碗饭，找个香火冷清的庙子，跟庙祝私下商量好，然后……就……就……”

申无害几乎忍不住要笑出声来。

在黑道上，像这种人物，可说是下五等中的下五等，想不道这厮居然有脸当众说破自己无聊的行径。

但奇怪的是，店堂中另外那四个家伙，竟仍旧一个个端端正正的坐在那里，仿佛谁也不觉得这种事有什么可笑的地方。

当下只见店堂中央那年轻人头一点道：“我知道了，后来大概这事传到武当那牛鼻子耳朵里，派人过来一查，晓得是个骗局，结果你便在原形毕露之下，挨了那个天清老道一剑。”

那人道：“不错。”

年轻人稍稍沉吟了片刻，道：“你去吧！不过，第二次能否通过，照你这情形看来，实在难说得很，底下就看你自己的运气了。”

那人道了一声谢谢，高高兴兴的出店而去。

这一边申无害却听得楞住了。

第二关——还有第二关？

难道他刚才的推测错了，这些家伙到这里来，并不仅是单纯为了私人的恩怨，在请打手，代为复仇？

他一边思忖着，兴趣不由的又为之浓厚起来。

这时只听坐在屋角座位上的一个家伙接着道：“我过去是巴东红巾帮的外堂香主，自从红巾帮为青城那些尼姑拆散之后，我一直希望有个安身的地方。我的专长是一套凤阳刀法，曾经在一次劫镖案中，独力斗过川西虎威镖局的三名镖头。”

年轻人道：“虎威镖局有一位人称开碑手蔡立的镖师，当时在不在场？”

那人道：“姓蔡的一条右臂，就是那一次被我砍掉的。”

年轻人点点头道：“很好，你可以走了。”

申无害这一下总算有点明白了，如果他没有猜错，这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显然是在代表某一个新成立的黑道组织，吸收入手。

他还要不要跟这些家伙一起鬼混下去呢？

老实说，他对这一类的事，实在没有什么胃口，不过他想想天已经这么晚了，横竖今夜也没有什么好地方去，既来之，则安之，就当看一场热闹，亦无可不可。

他正在想着，店门口人影一闪，忽然于灯光下出现一名黑衣蒙面人。

年轻人尚以为是那名自称红巾帮外堂香主的汉子去而复返，当下身子一转，向那人问道：“你怎么又——”

话说出口，才发觉认错了人，不由的当场愕然向后退出一歩。

蒙面人双目如电，嘿嘿冷笑道：“小子，这下你逃不掉了吧？”

申无害不由的暗暗喊过瘾不已，就凭这样一场好戏，他那五百两银子，花的也值得了！

可是，就在这一瞬间，这位天杀星的一双眼睛，忽然瞪大了起来。

因为他见那蒙面人在说完之后，忽然曲起了小臂，双掌平托在胸前，一掌向上，一掌向下，两掌在腕沿部分紧紧地相抵，架式沉稳，其势逼人，摆出来的赫然竟是武林中一种如今已鲜为人知的绝学架式。

“惊天三式”中的一式“阴阳绞魂手”。

先师刀圣在所留下来的秘笈中，曾提到三种武学，要他日后遇上时，必须物别注意。

惊天三式，便是其中一种。

他自从入关以来，一直在暗中留意着这三种武学，可是始终未见江湖上有人使用。

这真应了一句老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这几年来，他也不知道会过了多少高手，那些高手几乎连知道这三种武学的人都很少，如今竟在这么一家小酒店里，居然被他发现了这三种武学中的一种，真是太令人感到意外了！

底下会有什么事发生，已是不难想像可知。

不论蒙面人与店中这名年轻人之间有什么嫌怨，以及这名年轻人是何来路，只要蒙面人蓄势以待的这一招出来，店中马上就会出现一具死尸！

没有人能挡得住这种惊天三式。

就是这位天杀星也不能。

如果他与这一名年轻人易地而处，他也只能以本身之玄功先力求自卫，然后再在双方修为和火候上，寻求差异，险中取胜。

所以，他此刻注意的，已不是那名蒙面人，而是店中这名年轻人。

他想知道一件事，就是现在店中这名年轻人，当初为什么不知死活，竟会惹上了这样一个可怕的对头？

可是，怪事又发生了！

那名年轻人似乎直到对方抖出了这样一个奇异的架式，方才认出了对方是谁。

照理说，这名年轻人在认出对方是谁之后，虽不致于魂飞魄散，至少也该露出几分惊惶的神情才对。

但事实上恰恰相反！

只见他啊了一声道：“我道是谁，原来是方大哥！”

语气之亲热，直如多年来没有见面的老朋友。

不过，那蒙面人显然未被他这种亲热的语气所感动，这时又向前跨出一步，冷笑着道：“是吗？我又是你的方大哥了么？”

年轻人深打一躬，陪着笑脸道：“方大哥知道的，小弟那天实在是多喝了一点酒。”

蒙面人冷笑道：“所以你根本不知道带走了什么东西，也不知道酒中的迷药，是什么时候放进去的，是吗？”

年轻人像是吃了一惊道：“迷药？哎唷，我的老天，这是打从那里说起？”

紧接着，忽然一拍大腿道：“啊，对，对，我想起来了！这一定是小红那个丫头看见了我那一袋黄金，她一见我走了，就以为有机可趁……准是这样的，我可以发誓……，请你方大哥相信，皇天在上，如果——”

蒙面人哼了一声道：“小红那贱人已被我醒后一掌劈了，如今已是死无对证，这一点我们可以暂且不谈。但是，我得问你小子，你小子见我有了几分酒意，偷偷带着那些黄金，不别而去，这又该如何？”

年轻人又打了一躬道：“这一点小弟认罪，请方大哥原谅，说起来都是酒害人，那一天，小弟实在醉得太厉害了，事后酒醒了，才发觉犯了大错，当时又害怕又惭愧，几次想找方大哥解释，但一想到方大哥的脾气，又鼓不起勇气来，今天在这里遇上方大哥，可说恰是时候，那一袋黄金，小弟可以加倍奉还，同时小弟还有一个好消息，想要告诉方大哥。”

申无害仿佛又看到了笑里藏刀胜箭那张能言善道的笑脸，他真怀疑这小子是不是也姓胜？

如果这小子真的也姓胜，他敢打赌，两人准是一对同胞兄弟！

他忍不住暗暗叹了口气，这一场好戏，十有八九，大概是看不成了！

果然，那蒙面人在这小子鼓动如簧之舌，反覆解说之下，怒意渐渐消除，这时缓缓放下双臂，注目问道：“什么好消息？”

年轻人走上一步，凑在那蒙面人耳边不知低低说了几句什么话，只见那蒙面人眨了眨眼皮，像是没有听懂似的，微微掉过头去道：“申无害？谁是申无害？”

申无害差点没从座位上跳起来。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两个家伙咬了一阵耳朵，竟忽然提起了他的姓名。

难道这小子早就认出了他是谁？

他不相信！

别的事，他不敢说，谈到易容一道，他敢说即使换上千面书生廖公侯，他都有信心与这位北邙掌门人互争一日之短长！

这小子算老几？

如果不是在乔装方面出了毛病，那他更有信心可以确定这小子没有识破他行藏的可能！

他的信心证明他没有错。

因为两个家伙在说话时，始终没有朝他这边望一望，除了不知道他是谁，绝没有人敢如此这般不将他这位天杀星放在眼中。

当下只见年轻人面露得色，又凑去那蒙面人耳边，不知道轻声说了一句什么话，蒙面人一怔，愕然失声叫道：“天杀星？你们的帮主竟是那位天杀星？”

现在，申无害完全明白了。

如果今天武林中只有一个天杀星，他现在的身份，无疑已是一帮之主了！而最可笑的，他这位已被人认做“帮主”的“天杀星”，如今却杂在一些黑道人物中，以五百两银子的代价，寻找门路，请求入帮！

他忍不住又叹了口气。

算是做对了，否则他岂不是连自己已经是一个新帮主也不知道

那年轻人见蒙面人已经将话说明，自无再咬耳朵的必要，当下得意地知了笑道：“怎么样，以我们这位申头儿今天在武林中的声威，一名副帮主该不会辱没你方大哥吧？”

蒙面人似乎有点心动，沉吟了片刻，抬头道：“姓申的如今在那里？”

年轻人用手比划着，不知说了一处什么地名，蒙面人点点头道：“好，我先去看看他再说！”

说着，身子一转，大步出店而去。

蒙面人走了之后，年轻人回过身来道：“轮到谁了？”

申无害接口道：“在下有个毛病，曾经瞧过好多大夫，但都未能治好，所以这次听尸狼皮青兄提起贵帮在本地招纳人手一事，便打定了主意，决心请求加入。”

隔桌一个家伙，朝他直翻眼睛，显然在怪他不该抢在 front 发言，但申无害已顾不得这许多了。

那年轻人似乎并不在乎谁先谁后，只是申无害这篇与众不同的开场白，却明显的使他感到一阵意外。

他怔了一下，才眨着眼皮问道：“阁下患的是什么毛病？”

申无害道：“喜欢吃心。”

年轻人又是一怔道：“吃什么心？”

申无害道：“什么心都喜欢吃，猪心、牛心、羊心、马心、狗心，都喜欢。而最喜欢的，则是人心，简直每餐非此不乐。”

年轻人似乎听出了兴味，不觉脱口问道：“牛羊之心，尚有可说，至于人心，哪有这么方便？”

申无害笑道：“这正是在下请求入帮原因。”

年轻人一哦道：“此话怎讲？”

申无害道：“在下久仰申大帮主的威名，知道死在他手

底下的人，多为当今之知名人物，而在下吃人心方面，亦有一种特别偏爱，愈是有名气的人物，吃起来愈觉津津有味。在下不才，自问一身武功，还算过得去，如蒙收录入帮，顾誓死效忠，永远追随帮主左右，平日待遇一概不计，只求不时能够捡上个把人心吃吃！”

年轻人又朝他周身打量了一眼，注目问道：“阁下在道儿上，名号如何称呼？”

申无害道：“人屠张弓。”

年轻人眨着眼皮，双眼微微转动，似乎在思索着过去没有会在那里听人提过这样一号人物。

申无害唯恐露出马脚，连忙接下去说道：“在下一向行走在云贵一带，因为犯案太多，年前才抵中原，不是张某人夸口，只要到过云贵的人，差不多人都知道兄弟的一套绝户刀法，在云贵的十多年来，尚未上敌手……”

年轻人点点头道：“那就怪不得了！”

跟着，手一挥道：“好，我们帮主最欣赏使刀的人，你的刀法如何，届时自有定论，现在你可以先走了！”

申无害也学先前那人的样子，微微俯腰，道一声谢，便向店外走去。

他一走出店门，才发觉自己忘了一件事。

假如他真是尸狼皮青介绍来的，尸狼皮青也许会告诉他下一处去的地方，只可惜尸狼皮青仅是一个死人的名字，这名字除了帮他买得一顶帽子之外，对他已毫无意义可言。

他抬头四下张望，大街一片冷静，先前那个家伙早已走得不知去向，而下面的一个家伙，又不知要多久才能出来。就算他愿冒着危险，在暗处等待，但万一底下那两个家伙，都不合收录标准，那时又怎么办？

他一边往前信步而行，一边苦思——

就在这时候，他心头灵光一闪，忽然想起头上那顶帽子，秘密会不会藏在帽子里呢？

于是，他忙向一间有灯光透出的铺子走去。

走近之后，他看清身后无人，匆匆取下那顶帽子；凑着微弱的灯光，里里外外，反覆推看。

最后，他忍不住于心底发出一声欢呼！

问题解决了！

因为他终于在帽中那块衬布的背面，找着了三个歪歪斜斜的草字：“白马寺。”

声音是嘈杂之源，不论是什么声音，经常都会为人带来烦躁与不安，只有一种声音例外。

寺庙里的钟声。

不论在什么地方，或是什么时候，只要你听到钟声，心头便会产生宁静新声之感。

它似乎有一股无比的安定力量，往往能化暴戾为祥和，尤其是在夜晚，悠悠钟声，可以令人涤尽尘思，百虑俱消，心平如镜。

申无害刻便有这种感觉，因为他已听到了钟声。

钟声是从白马寺里传送出来的。

申无害在台阶下停上脚步，两盏素纸灯笼，在高处轻轻摇曳，灯光清清楚楚的照着那两扇紧闭着的庙门。

他会不会看错了呢？

他不禁有点犹豫。

像这样一座有名的古刹，它会成为黑道人物啸聚窝藏地所？

他真想再除下那顶帽子，重新看个仔细。

不过，他马上就发觉，他用不着再看了。

那是一阵很轻的脚步声。

他仍然站着，没动一下。

“朋友从三星酒店来的吧？”

他缓缓转过身去，看到十步开外一株巨柏之下，像幽灵一般正站着一名灰衣蒙面汉子。

他一声不响，走向那汉子。

那汉子目光炯炯地望着他，等他走近之后，朝他点了点头，便领先转身往左侧柏林中走去。

申无害不由得暗暗佩服这批家伙设想之周到。

这真是个好主意——在帽子里随便写下一处地名，声称是第二次集合待命的地点，然后再派人守在暗处接应。

这样做不但可以造成一种神秘气氛，以增加入帮者对这个新组织的深刻印象，同时还可以在接应之际，有机会先对来人察看一番，若是发觉来者形迹可疑，尽可来个避不见面。

即使当时出了意外，也不愁被人一下找去真正的巢穴。

从对方这名主脑人物心机之深沉看来，他真忍不住有点怀疑，这个冒他名号组织帮派的家伙，会不会是那个他在潼关放掉的麻金甲？

走出柏林之后，前面那汉子脚下突然加快，似乎想跟他在轻功方面较较高下一般。

申无害暗暗好笑。

如果不是为了担心露出破绽，他真想趁四下无人，好好的拿这厮开个玩笑。

不过，为了慎重起见，他还是忍住了。

另一方面，他为了不想让这厮瞧轻自己，同时恐怕这是一种考验，故虽然没有使出十分功夫，脚底就也不敢怠慢，始终与对方不即不离，保持着一定的意隔。

他刚才虽然没有费事就找着了这座白马寺，但他对白马寺附近的地形并不熟悉。

他只知道从路径愈走愈荒凉看来，最后要去的地方，可能离北邙不会太远。

两人一前一后，疾行了约莫一盏茶光景，前面那汉子身形一顿，忽然在一座四合院前停下来。

那汉子返身一招手，便向院门中走去。